

名家相约

三星堆的鸟与树

李永才(四川)

在这里,你见过的摇钱树
每一只手掌上,都站着你心爱的朱雀
人鸟同类。但唯有鸟类
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与上帝对话
鸟通神性,每一个夜晚
都有智慧的鸟儿
把人间的梦想带给我的女神
鸟儿是神的信使
每一个季节,都有不知疲倦的鸟儿
把上帝的手谕,传递给这些
鸡犬相闻的子民

春天从杂花中走来,一夜春风
唤醒泥炉。整个三星堆
在自然的恩典中,长出新绿
悄无声息的绿,如此慵懒和迅速
真让人措手不及
那些透过阳光的形色
在热烈的蓝天下,显得更加和蔼可亲
像一只蜜蜂点染之后
每一地油菜花,都充满甜言蜜语
桃花冷艳至极,梨花浅白无常
两种美学之间的冲突
引一代帝王的江山,横斜而出
一棵树就是一个年代
每一个季节,都有花开花落
若问朝代兴衰,“皆看一树之枯荣”

我走出一片扶桑的阴影
来到自由而古老的鸭子河畔
每一片水域,都流淌着春天的神话
越过东城墙,是一群大象
了无踪迹的森林
临近马牧场,有我的先民
把一段不朽的鸟木,浪迹成了
天涯的方舟。当我选择
在真武村的茅屋与黄昏中
把酒桑麻时,用亮亮的朱雀
早已羽化成仙

我抬头仰望夏天,透过树枝的阳光
照着你的神鸟,照着柏灌
鱼鳃和杜鹃一样的王
他们危坐的踪影,隐藏在历史的折页
那些貌似艳阳高照的日子
田园阡陌纵横,如一只小小的容器
所有的事物,无论是行走
还是飞翔。都无法逃离
一群巫师,口若悬河的辖统

你看那些睿智的鸟儿
从山光水影中起飞,飞过墙头
飞过草丛,飞过万顷桑
鸟类的言辞,生动如古老的经文
在斑驳的钟鼎上
深刻下一段哲学的悖论
不断有人清除
一些植物学的记忆,不断有人清除
只有历史学始终保持沉默
不妨草野野性。侧耳总能听见
一曲牧歌调,以传统的方式抒情
接近于风吹稻花的喧响

秋天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北纬30度演绎。我不知道
一棵秋日的柿子树,该以怎样的站姿
才能让几枚柿子,持续的
温雅和安宁,而不会过早地掉落
黄叶飘零,不再独守虚空
明月朗朗的夜晚,独自徘徊树下
月光像一只旧船,缓缓地拖出柳梢
桅杆上展示的含蓄与优雅
像蜀人的思想一样深远

令人赞叹的,是一个经典的城池
被一场旷世的大雪
掩埋了无数个世纪,却在不经意的
惯常耕耘中,重新复活于人间
这有多么的偶然
考古学证明了一种存在
对于遗址的潜意识,该怎样表述
或许一颗残缺的象牙
可以探明其隐秘的结构
即便一切生存模式
都已沦落于他乡,但生命的无形
依然会清晰地呈现

我走到一棵孑然独立的铜树下
仿佛看见,每一条树枝
都挂着神秘的果实
每一片绿叶都散发着迷人的气息
这是鸟儿的温度,是仙女流落的爱情
是转瞬即逝的美好
我仿佛听见,鸟鸣啾然
模仿着人类的语言,向上帝转述
尘世的期盼和思想

冬天悄然而至,鸟儿消弭于天空
许多声色渐渐微弱
阳光与颂词,像秋风堆积的落叶
已失去了金色的意义
这样的季节,你别无选择
你选择站在树下
像一个瘦身的木立人
用蝴蝶一样的眼睛,看缤纷与萧瑟
每一次仰望,你都可以发现
那些潜藏于横枝与纵叶之中的目光
如草叶般闪亮,如孩子一样活泼
唯有这样的目光,才是人类抵达神祇
最有效的途径

当我回头时,这里已然变成了
丝绸之路的故园
从南方的起点出发,不管是象耕鸟耘
还是龙腾虎跃,安困和啸吟
都不是漫漫硝烟中
一个简朴的缩影
长短亭榭之后,每一处边关都在诉说
恍然隔世的陌生

这里的鸟儿,依旧在飞
以不同的姿势,飞过崎岖的山冈
——飞得真高啊
鸟儿的身后,是不一样的蔚蓝
不同的速度,有不同的消逝
但都有一种共时性的立场

商海弄潮

一切草木都是久别重逢

李祉

清晨飘过一缕微风,凉意立即爬满手臂。这时
节,穿件短袖已经有点冷了。微信朋友圈说明天又
是白露了,我想该去南河之滨走一走了。

在长达六年手写微信的日子里,我常常去南河
之滨触摸季节的变化,看看那条河,那棵树,那片
草,那些鸟,看它们一次又一次变成手机屏上的文
字。一年前,因为一些人一些事,我不得不忍痛中
断了微信随笔,从此告别了南河,即使偶尔经过也
是匆匆忙忙。那些草木的心跳曾经浸入过我的骨髓,
那时候草木就是我,我就是草木。现在,我怀疑自己
麻木了,再也听不到草木的呼吸。

很久没到河滨了,我知道一切在像往常一样进
行,甚至可能什么时候会遇见什么人都可以预见
到。昨夜下过一场雨,地面湿漉漉的。过早衰败的
树叶落在地上,风吹不动,雨淋不走。早起的环卫工
人打扫落叶时,扫帚发出清脆的响声,如同刀尖划过
肌肤。河滨广场很空旷,几个打太极拳的老人动作
很小心,生怕一招一式惊动了分针,把时间拖得
很慢,把岁月拖得好长,仿佛这就是长寿的秘诀。

几天前的滔天洪水人们仍然记忆犹新,路过的
行人偶尔提起还是心有余悸。南河终于平静下来,
渐渐变得清澈。百年不遇的洪水已成往事,但是南
河两岸还保存着遍体鳞伤的疼痛。洪水从岸上退去
的时候,把厚厚的泥浆留在了低矮的草坪。草坪被
泥浆平整地覆盖了,像一片狭长的泥地,不知道
要等多久才会有草叶从泥污中钻出来,让我们得
以认识生命的坚强。

老南桥还打着围,工人正在抢修桥面的栏杆。
这些栏杆半个月前才修过一次,没想到几天前又被
冲毁了。上游冲下来的树枝塞满了桥洞,还来不及
清除完毕。高处的河岸很庆幸地躲过了劫难,如今
依然草色青青,在经历一夜秋雨后更显得清翠欲
滴,没有露出一点点秋色。有几株芙蓉开花了,白的
似粉,红的似霞,点缀在万绿丛中,特别醒目,它们
应该目睹了那场闻所未闻的洪水。

南河边的一株芭蕉已经老了。在宋词里,无论
豪放派,还是婉约派,都不约而同地用雨来打芭蕉,
也许这是芭蕉的宿命。很多芭蕉叶已经枯黄,被风
雨撕裂,像杂乱的长发被打成了结,扭曲成一段欲说
还休的心事。

在瑟瑟秋风中,我终于重新面对这些草木,陷
入了沉思,一个知命之人,应该将别人的评价作
为坚持与放弃的依据吗?深秋将至,田园将芜,胡不
归?我仿佛听到了草木的召唤。

微信随笔写到这里,我还在纠结这篇短文该
不该在白露到来前结束。如果我与草木的久别重逢
发生在白露这天是否有仪式感?也许明天刚有一
片梧桐落下来,然后就知道天下了秋了。也许明天
就会白露为霜,可以念及“蒹葭苍苍”了。也许上游
的芦苇已经满头白发了。

小长牌

陈叙言

长牌我未打过,也不知规矩,但小时在兴贤街
宁宅背后我住家的院坝常见,所以印象很深。前
些日听人提起,脑中自然浮现出它的影像,长久岁
月使其虚幻起来。我不好打牌,听后虽勾起回忆,但
仍提不起上网搜图片的劲,将记忆的轮廓填补清
楚,就苦寻灵感,它又“呼”地冒出来,就有了“便不晓
规矩,写出来也会有趣”的想法。今遵循昨夜设想,
腹中空空即动笔,完全将笔尖交由自己不甚靠谱的
思绪。

长牌大致形状我还晓得,毕竟小时趁大人散伙
后,与玩伴爬上椅子,也装模作样了几回糊涂牌,
不明不白,贵在有趣。顾名思义,长牌生得很苗条,
与扑克相比,外形要更胜一筹,扑克总是胖“短
子”在打,而长牌我则易想到女人——秋水之姿,
从容端坐于半日长木椅。被宁宅生了青苔的外墙衬
托,几根柔夷指夹三五长牌,简直太美。麻将、扑
克都粗,只长牌才配得上我幻想中的细腻画面。想
象终成不了现实,小时爱打长牌的,却是院子里的
白发老妇,年轻辈自那时便失去了应对复杂规矩的
耐性。

婆婆们早已白发苍苍,但至今仍红光满面,焕
着生气。我还爱四处淘气时,旧屋还未修完整,只
两小楼,挨得近,隔壁做好吃时,便自家清茶淡饭,
也能就着香味刨碗。白日,院里映两片斜影,我和
玩伴就着阴影玩耍,绝不走出半步。底楼是片空地,
零零散散堆叠些木板,夏日太阳紧,婆婆们便搬一
方小桌,自带板凳,在这阴凉处扇小扇,打长牌。一
婆婆是玩牌的奶奶,我们遍地嬉笑,自然担心得紧,
就下了令,只准在空地玩。作为孙子,玩伴只能听话,
而我,又因抛不下他一人,便每日于空地“杀时间”,
也陆续找了许多乐子。老妇人以为这下随时看着,
定出不了事。不料,一次玩伴闹得忘了形,被地上木
椅子绊一跤,头撞木板上,鼓起拳大的包,哭声据守
门大爷后话,街口都清楚。老太太才明白,便是放
眼皮下,该摔跟头还是要摔,虽疼孙子得紧,也不能天

问花解语

寻找花朵背后的趣味故事(十八)

在成都,每年从12月开始,蜡梅
便陆陆续续盛开,小区里、街道边、校
园里,随处可见其花,先闻其香,暗香
盈盈,从人间烟火处到寺庙梵音地,
小小的蜡梅,淡黄微透,芬芳馥郁,点
缀着成都人的冬天。

蜡梅还是蜡梅?这个名字从古自
今,一直存在着疑惑。梅花凌霜傲雪,
春前腊后,寒梅盛开,迎霜傲雪,已
是文人笔下的宠儿。庾信《梅花》“当
年腊月半,已觉梅花开。”“梅蕊腊前破,
梅花年后多。”在唐代以前的这些诗

词里,诗人的描写意象仅仅是笼统称
为蜡梅,并未对花色、花形、花叶等进
行描写,蜡梅仅仅是指农历腊月前
盛开的梅花,并不是特指我们今天所
称的色如蜜蜡的蜡梅这一单独的花
卉品种。

“蜡梅”这个品种的特定称谓,是
从宋代开始,与苏东坡、黄庭坚有
一段渊源:苏轼在《蜡梅一首赠赵景
诗》中写道:“天工点酥作梅花,此
有蜡梅禅老家。蜜蜂采花作黄蜡,取
蜡为花亦其物。”黄庭坚《戏咏蜡梅



(平咏作协供图)

四川邛崃市
作家协会作品选

天关屋头,见你伤了大碍,就撤回禁令。那几回我放
了学,站院里喊他,玩伴随即顶满头纱奔来,既好
笑,又同情。侧头撞见牌桌上婆婆担心又无奈的眼
光,禁不住缩下脖子,幸日子久后,玩伴伤口结疤,
虽仍常磕碰,却再无大创,老妇人终放下心,变回那
神态自若的“牌贩子”。

旧居与兴贤街的古老其实不太般配,“四合院”
里,除我们小孩,还住着四五个会打长牌的年轻人,
十来年间,常是行色匆匆,为我不愿结交的对象,虽
时见他们于桌旁躬背抱膀子,我仍嫌其话语太急,
全无婆婆们从容。老妇人经了长久岁月,怕早把
日子长短估量得透彻,每日我睡醒慌慌下楼吃面,
她们已于牌桌上斗得热火朝天。本地分牌,金额高,
称大牌,反之,小牌。婆婆们一整日下去,至多也就
五十的出入,那时把我惊坏了,想来,确是小牌,
牌种又为长牌,便私自取了名儿,小长牌。

日子很多,她们不晓得已打烂多少副长牌,就
像兴贤街名早有的包浆,直至我搬家,依然恪守
漫漫光阴赠予的习惯,天天都美滋滋的,过小日子,
打小长牌。斗地主的规矩,我都忘差不多了,长牌更
不知何时才学会。所幸这座城没多大,想着寻个阴
天,去兴贤街走走,到旧屋瞧瞧,楼应已修好,不知
婆婆们又在哪儿寻了阴凉地,见着后,定当讨教一
番长牌的打法,日子的过法。

望江亭上秋来早

王国庆

秋天,在一场场秋雨中不知不觉姗姗而来。
文井江边的枫叶渐渐红了,就像我对你的相
思,随着你的离去越来越浓,终于在这秋天里霍霍
燃烧起来。

伫立江边,看秋水长天,鹤影翩翩。彼岸青山倒
映绿水中,绿水映照伊人面。左顾右盼,羸弱如细柳
迎风,为谁憔悴为谁心忧?

江水淌过堤坝的数个狭窄缺口,铮铮琮琮,像
文井江在抚琴而弹,洁白的浪花就是跳跃的音符。
下游的浅滩上,戏水的白鹤像散落的云朵,有些云
朵在唱歌,有些云朵在跳舞,有些云朵在沉思,有些
云朵在飞翔,还有些云朵像在等待……

在等阳光来把全身涂亮,和江水拍个靓丽的合
影;还是在等一场雨,等那把撑在自己头顶的油纸
伞?昨光掠过江水的浩淼,不禁栖息在江边的亭
子里。

那是文井江边的望江亭,坐在亭子里,江上风
景一览无余。春天看江水平明,江边草绿花红,柳
柳发芽;夏天看江水涨潮,渔舟唱晚;秋天看江水澄
碧,白鹤翻飞;冬天看雪花飘飞,江雾茫茫。

沿着青石板台阶拾级而上,踱到亭子外,却不
敢朝里面多看一眼。因为,我觉得你好像还坐在里
面的美人靠上,还在等我。总想象会有奇迹发生
……

我回忆着我们在亭子里发生的故事。
还记得那个电闪雷鸣的夏夜吗?我在亭子里等
你,你来的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狂风裹
挟闪电雷声,像鬼哭狼嚎。你把外衣脱下递给我披
上,然后抱住我,我们紧紧依偎着。就这样,一句话
都不说。我聆听着你的呼吸和心跳的声音,第一次
感到我们是离得这样近,第一次感到我是世界上最
幸福的人。

我开始以为你就是我生命里那个能给我幸福,
并且可以为我遮风挡雨的人。从此,江边多了我们
结伴而行的倩影。我们坐在一起看日出日落,看鱼
儿在江水里悠闲地游玩,看野花撒着欢儿开放,看
白鹤双栖双飞……

终于到了那个有着月亮和星星的夜晚,我们坐
在亭子里,互相依偎着,明月星光,金风送爽,好惬
意!那天晚上,我们互相讲起了彼此的过去、现在和
将来,气氛热烈而凝重。我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
子,但只要此刻的拥有,好想做黑要不过去,不要
天亮。那样,我就可以陪着你一直到永远……

突然,一道亮光划过天庭。“流星!”
我指着亮光,尖叫起来。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望去,喃喃低语,“难道是天意……”

第二天,你真的离开了,把我们的最后时光定

格在那个初秋的夜晚。

第三天,亲爱的,你还好吗?两年了,我不敢再
走近望江亭一步,因为我总觉得你还坐在里面等
我,我怕走近了命运会再给我开那残酷的玩笑。

秋天来了,江边冷清了许多,下午游玩纳凉
的人少了,只有三三两两的钓鱼舟点缀望江亭上秋
来早,江枫渔火对愁眠。

亲爱的,中秋节到了,我想对着那团圆月说
心里话,你在那边能听见吗?

……

幸福是一场私人订制

王丹丽

难得长假,我和闺蜜终于约饭成功。

为了这顿饭,我们已经苦苦相约半年,却由于
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此行来之不易,因此我们
格外激动,一见面就迫不及待互诉衷肠。心情好,
胃口就好,平时自动屏蔽的甜食饮料此刻来者不拒,
什么卡路里含糖量已经自动飞到九霄云外。吃下
去的热量,自然需要辛苦锻炼才能消耗掉。但那个
时刻,我是幸福的。

一个对甜食深为恐惧的人,为什么在吃了甜食
后反而感到幸福呢?因为吃甜食的人,吃甜食的心
境,这些都影响了幸福的感觉。

因为幸福是一个人的自我定义,是一场私人订
制。

我们的价值取向在哪里,我们的幸福就指向哪
里。你想要的是金钱财富,那么就算天天有人问你
粥可温,有人陪你立黄昏,你也不会幸福。如果你追
求的是锦衣夜马功名成就,那么平平凡凡显然不
会让你幸福。幸福的第一要义,清楚地知道自己要
什么,并锲而不舍地往这个方向前进。

幸福的每个方向都正确无误,所有的幸福都值
得庆祝。马斯洛的价值需求有等级,但幸福没有阶
层。你加班出差,好不容易升职加薪,却也不过月薪
上万,而当年成绩不如你的同学小胡,可能早已年
薪百万;你为疼子孝,老公各种节日鲜花红包,但
你闺蜜的老公可能带着她欧洲十日游;你的孩子终
能弹得出几首完整的曲子,但别人家的孩子早已琴
棋书画样样精通……如果我们横向比较,那么我
们会发现,我们的幸福很可能是小巫见大巫,在别
人眼里不值一提。可是,别人是否嘲笑,是否不屑,
关我们何事,谁要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们的幸福,
我们自己定义。

幸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幸福从来不是触手
可及,幸福需要你付出努力才能相遇。有人烽火戏
诸侯,有人山门顶门次第开,终于博得美人开怀,那
时候的帝王必定也是幸福的,但这个幸福要用江山
来换。对平凡人而言,普世的成就是不是会带来幸
福?那要看你为了成功付出了什么。

平淡一生,是不是也是幸福?那要看你是否真
的能忍受平凡琐碎。最怕的是高不成低不就,想要
成功又不愿意去付出;面对平凡又犹自不甘。说到
底都是因为对自我的定位不够清晰。能力配不上野
心的时候,不是做选择的最佳时刻。想要的,哪怕头
破血流也应该去争取,若如此也不能得到呢?那就
调整目标,分段完成。或者,接受现实。我们需要勇
气,去追求我们所想要得到的;需要力量,去接受我
们所不能得到的;也需要智慧,来分辨这二者的区
别。因此,这个世上本来不应该存在高不成低不就
的痛苦,高的自然不成,低的也未必是低就,也许那
就是那个阶段真实情况的体现。与其为此而痛苦
着,不如提升自我能力,让曾经的高不成变成你不
想要的低不就。幸福不取决于他人,幸福需要你
有取悦自己的能力。

有一个经典问题,你是愿意坐在宝马车里哭还
是坐在自行车上笑?如果宝马车是我自己的呢,我
可以选择在宝马车上哭,还是在自行车上笑。当我
们指望别人让我们幸福的时候,当我们把心中所
想要的寄托在别人身上时,我们已经不太可能幸
福了。因为你在心底始终惴惴不安,别人给的,别
人也可以拿走。心不安,所有的幸福就只能是幻影。

一粥一饭,一花一草,都可以与快乐有关,与幸
福有染。你心安之处,即是幸福。

锦里诗苑

惩罚

许晓敏

我刚一开口
太阳口中便硬成了石头
世间都是伶牙俐齿的人
寻而不见,只顾跌得粉碎
无人知道你为何而来
每分钟都在再生
在身体上任何一个出口
一声啼哭,丢失了入口
为了将你存在,白昼曝光
使相同的事物更加相同
我们不该完好无损
那时皮肤如新织的绸缎
我的血熟悉你躯体的每一路
光线比此时更加赤裸
午后的眼神秀美
喜悦,多挤出一些水
你感到,时间第一次铺张
她人酷似大牌的面孔
在烟雨蒙蒙的树下休止
从门廊到祭坛
字迹,饮水过多的平身
寻求无用之词的庇护
这秋天如此暴动
树枝空空荡荡
我们的痛苦都在求同一种解法

口罩后的你我

陈炜

一夜之间,薄薄的口罩飞上街头
把除夕隔在了里头
把新年隔在了外头
习惯了宅居,也学会了孤独
自饮一小酒
将一些陈年的恩怨喝淡
再把一锅滚去的情愫慢慢喝浓
酒酣后醉意蒙眬
沏上一杯清茶捧在手
从水与叶的冷暖中窥看沉浮

春天不因口罩而放慢脚步
桃花、梨花、樱花、油菜花此起彼伏
她们怀揣春梦,放开歌喉
人生亦如草木,该笑就笑,该哭就哭
只是摘掉口罩,打开家门
还能不能彼此认得过去的你我
熟悉的面孔会不会变得陌生
相爱的人是否依然在樱花道上牵手

关不住的春光

叶梦影

山坡,一片光亮秃秃的桃林
一只红嘴小乌飞来
春风中,它忙着打理自己的羽毛

“啾啾……啾啾……”
是谁叫停了我的梳妆

小鸟在枝头跳来跳去
滴溜溜的双眼东瞅、西瞄

枝头结满了粉嫩的花蕾
还有,颗颗绿衣紫紫的嫩芽

冬已去

乡村

何承洪

一个染着黄头发的姑娘
一戴熟透又陌生的家门
吓死了老妈

流行歌曲满山村转悠
城市节拍打着泥土
乡村不再死气沉沉
人们见惯了乳罩挂在树枝头

年轻人走出乡村
乡村便剩下老耄老
常常坐在门槛上数星星
还有牙牙学语的娃娃
捧着大都市背景下的
年轻人的憨笑

乡村

是一名谪世的导演
多少老掉牙的故事
以及现代悲喜剧
正在上演

远人

詹义君

她走出了虚巷时,春天
已在斐虹大道站成一排叠雪的梨树

在微雨的西乡,读苏书《尘世的梦浮桥》
喜欢上这样的句子——
“山桃花已经开了,玉兰树在暮色里。”

她是谁?
为什么一说到春天,她就应声走进花丛?
她是我身体里没有户籍的租客?

一下午,做纸上的旅人
陪松巴芭蕉,一茶,农村行走荒野——
“露水的世啊”

这个春天,我遇上了一道难题:
接下来,我该让她去哪里?

除了读书,三月里可做的事尚有许多
明日,我要挑水,种豆、嫁接,找人饮酒
谋划一次远游

春天的事情,谁又说得清呢
如果她愿意,就让她在月色中多呆一会吧

这样算不算未曾辜负良夜:
紫云英染了新露,我在油灯下写一封长信

刊头题字: 龙良贤 主编: 冉杰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28 期